



别墅

女人

新现代都市小说

美女富婆在别墅里扎堆

现代生活风景线

品味

刺激

震动

李汉平

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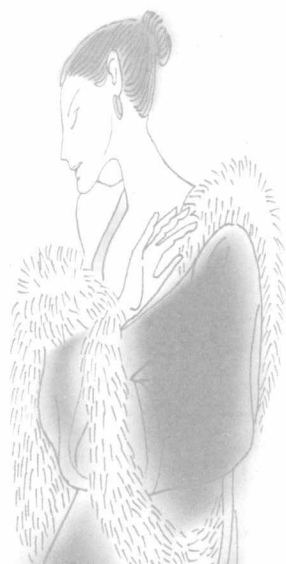


华文出版社
SINOculture PRESS



别墅女人

李汉平
著



 华文出版社
SINOCULTURE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别墅女人/李汉平著. - 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04.1
ISBN 7-5075-1594-X

I. 别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5162 号

华文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邮编 100800)

网址: <http://www.hwchs.com.cn>

网络实名名称: 华文出版社

电子信箱: hwchs@263.net

电话: (010)83086663 (010)83086853

责任校对 吴素莲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兴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开本 14 印张 310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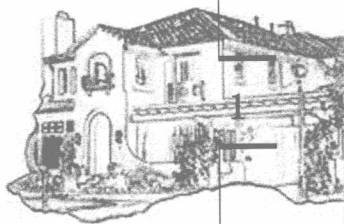
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*

印数: 0001—8000 册

定价: 22.00 元

A. 老房子里的最后一夜



“砰——啪！”

“砰——啪！”

“噼里啪啦——砰！”

“噼里啪啦——砰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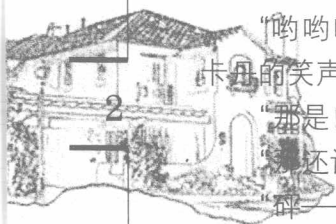
非年非节，在那片号称贵族花园的别墅区，一幢有尖顶和拱型窗的哥特式小楼前，突然炸响一串鞭炮声。好像惊雷，打破了别墅区幽深的寂静。

附近的小楼里，不时有神秘的窗帘轻轻拉开，一双双眼睛窥视着这边的动静。有漠然的目光，有鄙夷的目光。紧接着，那窗帘又悄然合上了。

“真是老土！”

“都啥年代了？进户就进户呗，还放鞭炮干啥？”

“准是土财主，暴发户儿，有几个人民币就不知道自个儿姓啥了。”



这边，别墅楼前，放鞭炮的一对夫妻沉浸在烟尘和那纸屑的彩色雨里。他们彼此望望，忍不住开怀大笑起来。

妻子叫卡丹。她的笑声像春天的喜鹊叫，清脆，爽，带着北方女人特有的响亮和热烈。男人叫皮尔，笑得浑厚悦耳，和卡丹的笑声形成和谐的二重奏。

“行了行了，放过这串大地红，还有这挂摇钱树，就行了！”卡丹说。

“不行，再放两个二踢脚。”皮尔很固执。

“这年月儿，谁还放那玩意儿啊。”

“傻娘们儿，你不懂，我这是纪念咱们俩风里雨里一块儿打拼，共同踢开了生意的头三脚儿哇。”

“哟哟哟，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多说儿，这么多讲儿。”

卡丹的笑声更爽更脆。

“那是！我跑了好几家烟花摊子才买来的。”

“还说啥？放！”

“砰——啪！”

“砰——啪！”

二踢脚一高一低，一远一近，在空中爆响。

夫妻俩彼此望望，都开怀大笑了。紧接着，他们又慢慢走近，手牵住了手。他们小心翼翼地走上那条从院子里一直铺到台阶上的猩红色的地毯——那是他们为自己铺的“星光大道”。他们用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，奖励自己多年打拼的辛苦。

走到门口儿，一个含泪的回眸。夫妻俩都不说话，他们都知道这泪水意味着什么。心里酸酸楚楚，甜甜苦苦，说不清是个什么滋味儿。回首来时路，多少血，多少泪，多少危难与惊险……

“结婚时候穷，也没款式过。这回咱们款式款式！”皮

尔说。

“款式啥呀？花那么多钱，我都心疼！”卡丹说。

“那你就是土老帽儿，傻娘们儿。没听人说吗？有钱就是为了花，不吃不喝是傻瓜。”

“还有孩子呢。”

“咱再去挣。卡丹，咱要当有钱人，不能缩手缩脚过土鳖日子。”

两个人一起走进门廊，走进那装修很豪华的家屋。客厅里铺的大理石是印度红，价钱挺昂贵。一盏珠帘似的吊灯，使整个屋子璀璨无比。中式月亮门旁，摆着西式雕塑。还有一盆铁一般的植物，叫做龙骨。房间里处处透着豪华，又掩不住没文化没品位的庸俗。

屋子太大了，有些冷清，一点儿也不温馨。这儿那儿隐隐约约地有绿色的荧光在飘荡、游弋。

卡丹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。她忽然紧紧拉住皮尔的手，说：“走，咱回家去。”

“傻啦？这就是咱的家呀。”

“不是，这不是。咱回老房子去！”卡丹急切而固执。

“吡，你这个傻娘们儿！”皮尔对卡丹骂骂咧咧，可到头来还是得听卡丹的话。他们锁上门，回老房子去了。受冷落的红地毯在那一刹那显得黯然失色。

老房子在道外。是一片黑乎乎的旧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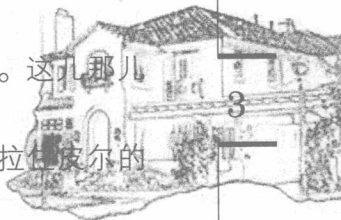
打开“吱呀”作响的木门，他们走进去。

屋子里一切陈设如旧。昏黄的灯光，照着那张大木床，还有那些陈旧的箱箱柜柜、锅碗瓢盆。

买到新房子的时候，皮尔说：“把老房子卖了吧。”

卡丹不让。

“干啥呀干啥呀？还能回去住是咋的？”





“留着忆苦思甜呀。到啥时候儿别忘了，咱们是从道外圈儿里爬出来的。”

房子终于没有卖。夫妻俩对这儿还是有感情的。住久了的房子像老朋友一样地让人难以割舍。这儿那儿，都散发着熟悉的家味儿。

夫妻俩互相对视着，目光衔着目光。

忽然，卡丹扑到皮尔的怀里，号啕大哭起来。眼泪如决堤的洪水，喷涌而出。不一会儿工夫就淹透了皮尔的衣襟。

皮尔便紧紧搂着她，抚慰着她，一只还没有脱尽粗糙的手轻轻抚摸着卡丹那染成葡萄酒红色的长发。厚厚的嘴唇俯下去，亲吻着卡丹的脸，下热的舌头一下又一下，舔吮着卡丹的泪水。卡丹便仰起脸，一任他吻，一任他舔。如同一只温顺依人的小猫儿。可那眼泪却是不争气，越吻越涌，越舔越多。

皮尔咂咂嘴，品尝着那咸咸涩涩的滋味儿。

“皮尔——”卡丹的声音颤颤地，想说什么。

皮尔用厚厚的手掌捂住她的嘴：“别说了，啥都别说了。话都在眼泪里了。我明白，我懂。”他开始轻车熟路地撕扯着卡丹的衣服。

卡丹依旧流着泪，却任他撕扯。渐渐地，眼泪里的蜜味儿多于涩味儿了。

昏黄的灯光下，两个赤裸裸的人，野兽一般喘息着，滚到了一起。

整个屋子仿佛地震般晃悠起来。天翻地覆。声嘶力竭。翻云覆雨。正当社狼似虎的年纪，他们胶合在一起，共同完成一次生命的搏击……

风平了，浪静了，他们仿佛一叶小舟驶入宁馨的港湾。彼此紧紧地拥在一起，脸上带着满足的微笑，沉沉地睡去



了。这是他们在老房子里度过的最后一夜。

新一天的太阳升起来。他们醒了。皮尔的嘴唇干燥着，想喝水，抓起水碗，打开自来水龙头。

卡丹一把抢过水碗，吆喝一声：“你不要命啦！喝凉的小心做病。”

皮尔无可奈何地笑笑，骂一句：“傻娘们儿！”这是他常常用来称呼妻子的话。无形中就没了贬义，变成爱称。卡丹听这称呼的时候，心里倒格外舒坦，仿佛一件皱衣服，被熨得平平展展。

“你再躺一会儿，别动。我去给你卧个荷包蛋。”卡丹说。傻娘们儿其实一点儿也不傻，会心疼男人。

“卧几个？”

“六个。”

“好哇，图个吉祥。六六大顺。”

不一会儿，一碗热乎乎的荷包蛋端过来。蛋白像白云，蛋黄像满月。卡丹知道皮尔的口味，蛋不煮得太老，要嫩嫩的，于是才有了白云遮月的效果。

“你吃，你也吃啊。”

“不，我看着你吃。”卡丹坐在皮尔对面，看皮尔狼吞虎咽。她喜欢看皮尔的吃相，很粗俗，很原始，不管不顾，不文雅。可卡丹喜欢。“这才叫男子汉哩。男人吃饭太文雅，就有些娘们儿唧唧。”这是卡丹的理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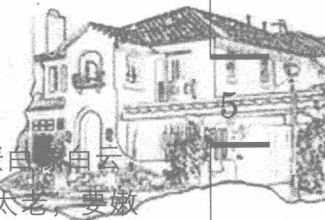
卡丹给皮尔第一次做吃的，就是荷包蛋。

“皮尔，你还记得不？”

“咋不记得？”皮尔的喉头突然那么一哽，就咽不下去了。

从前日子穷，他俩还没结婚，可已经出那事儿了。

卡丹家里养了几只鸡，她常常把老母鸡刚刚下出来的，还热乎的鸡蛋从家里偷出来，卧成荷包蛋给皮尔滋补。怕





他为她耗虚了身子。

煮好蛋，端给他，她就坐在他对面的小马扎（矮凳子）上，双手托腮，看着他吃，一双眼睛里润润地，充满了温情。

那次，皮尔看炒股来钱儿快，有人发了，比他们捣腾服装强，便偷偷地拿了家里的钱去炒股。没想到赔了各精光。皮尔窝囊得无颜见卡丹，就咱家里服毒自杀。幸亏那挽下雨，卡丹早早苏了摊子，一见皮尔口吐白沫，哭天抢地送他去了医院。抢救及时，捡回一条命。

卡丹捶着皮尔的胸脯子又哭又喊：“还大老爷们儿哩，咋这么孬种？不就是赔了几个钱儿吗？算啥？钱是人挣的！有人就有钱！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。赔了咱再去挣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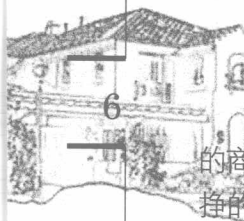
都说男人强。可男人有时候软弱得像女人。

都说女人弱。可女人有时候刚强得像男人。

这些年，风风雨雨，波峰浪谷，他们共同闯变幻无常的商海，赔的时候想去跳楼，可他们互相安慰着，没跳。挣的时候欣喜若狂，像范进中举。可他们互相提醒着，没疯。多少悲情，多少欢乐，他们都走过来了。他们觉得这都得益于他们的“阴阳平衡”。如今，当代城里人的三大目标：票子、车子、房子，他们都实现了。他们还有他们的第四大目标，那就是孩子。夫妻俩都没读过多少书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无法弥补的缺憾。挣钱再多，若是买个文凭也是假的，若是真去念书又没那脑子。一听那些有文化的人甩文化词儿，他们就像山羊看广告——不懂。心里立刻就虚了几分，怯了几分。所以，培养儿子念大书，出国留学成了这夫妻最热切的愿望。

吃过饭，夫妻俩再一次握起了手，眼睛望着眼睛，许久许久。

“走吧，卡丹，还得到店里照应。”皮尔说。他很实际，



也很执著，到啥时候也忘不了他们的生意，忘不了他们苦心经营的商店。

“不嘛，我不走。”卡丹噘起嘴，扭扭身子。

“你还想干啥？”皮尔百思不解。

“咱俩，在这儿起个誓。”

“啥誓？”

“有多少夫妻能同贫贱不能同富贵，穷的时候一块儿喝粥也香甜，富贵时候就同床异梦，各怀心腹事了。男找鸡，女找鸭的，好端端的家也不像个家了。”

皮尔想想，也是，便一本正经跪在地上，举起了手：“老天爷在上。我皮尔不管以后日子多发达多富有，决不离开我妻卡丹。若是变心，宁愿让天打五雷轰，推土机碾汽车轧！”

卡丹一时急白了脸，急忙捂着他的嘴：“别说得那么血淋淋！”

“起誓嘛，就得这样儿。”

“那好，听我的！老天爷在上。我卡丹不管将来多发达，多富有，决不离开丈夫皮尔。若是变心，宁愿碎尸万段，喂王八！”

“这回行了吧？赶紧走，店里……”

“不行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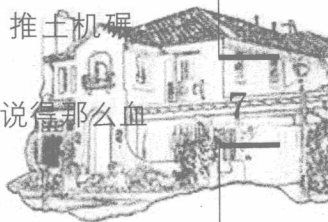
“还咋样儿？”皮尔简直有些不耐烦了。

“盖戳儿！”

“盖啥戳儿？”

卡丹撩开皮尔的衣襟，在他胸前以那紫色的乳头为圆心，狠狠地咬了一口。一霎时，一圈儿紫色的牙印儿。有的地方渗出一滴一滴的血来，像红珠，像玛瑙球儿。

“哎呀！你是狗哇？还真咬！”皮尔疼得哀嚎起来。





“盖戳儿嘛！”卡丹说完，撩起自己的衣襟，露出那高耸的、丰满的乳房。人说那叫朱砂乳，两点乳晕又圆又红。“你也咬。”

皮尔余痛未消，横下一条心来想报复一下。一张嘴狠狠地俯冲下去，待把那肉弥弥的乳头含在嘴里，却又舍不得了，只是轻轻地嘬一下。

“咬哇！你倒是咬哇！这不是闹着玩儿，是盖戳儿！”卡丹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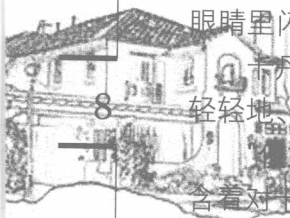
皮尔牙齿的力度在一点点儿加深。卡丹还嫌不够，大呼着：“使劲儿咬！咬出血来！”

果真就咬出了血。皮尔有些惊诧，有些不忍了。他的眼睛里闪着泪光，一声呜咽哽在喉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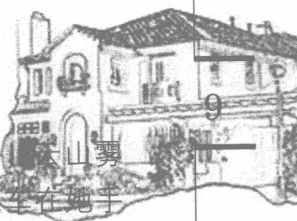
卡丹却不嫌疼。她很惬意、很幸福、很满足地笑着，轻轻地、叹息般地说：“这回行了……”

“傻娘们儿！你这个傻娘们儿啊！”皮尔的骂声里却饱含着对卡丹的赞叹与爱怜。这成了他一生的咏叹调儿。

“走！咱贫民区的人住进大别墅，就好比乡下人入主京城！”卡丹说完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得响亮、豪迈。这女人没多少文化儿，可啥都敢说，啥都敢做，啥都敢想。又常常心想事成。这就更助长了她的野，她的狂，仿佛踊切都不在话下了。



B. 高处不胜寒



冯维佳在夜谷俱乐部里喝醉了酒，晕晕乎乎。大山雾罩。她不知道她是怎么把那台凌志开回来的。汽车在她手里像个醉汉，摇来摆去，一直在画龙。用遥控器开车库门的时候，心里猛然一激灵，酒全醒了。想想真有些后怕。酒后驾车！万一有个什么闪失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

冯维佳回到空旷的家里。家中无人。

“茂盛！茂盛！”她不由自主地喊了几声。

无人应答。

“哼，又跑到哪儿鬼混去了！”

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，仿佛进了冰洞。四周“嗖嗖”地都是凉风。她便大笑着，大唱着，疯了似的在屋子里旋转，把所有的电灯开关都凋开了。

灯光如月。灯光如雪。

冯维佳就在那片如月如雪的灯光里孤独地走着。广寒



宫！她就是广寒宫里的嫦娥。寂寞嫦娥舒广袖。广袖呢？她抖开双臂，倒是清辉玉臂寒。有一股无形的风，使所有的汗毛都倒伏了。

冯维佳倒在那黑色意大利真皮沙发上，蜷缩成一团。她想梳理一下自己的思绪。脸还热着，像炭火。身上热气渐散。那沙发面儿是凉的，那印度红的大理石地面儿是凉的，在灯光下是血的颜色，仿佛要把冯维佳也吸进那里面去。

在这样的氛围里，人会渐渐失去生命，变成冰冷的石头。

这就是我所要的吗？我所要的就是这些吗？什么都有了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

记得刚刚搬进这幢别墅楼的时候，心里那个兴奋劲儿就别提了。优越感。贵族感。觉得自己就是某部新加坡电视剧里的女主人公。走路都昂首挺胸，边走边哼着歌儿，双臂一摆一摆地，仿佛振翅欲飞的样子。

才多长时间呀？快乐和新鲜感就褪色了，变成了习以为常，变成了厌倦。看来幸福感是靠不住的东西，就像男人的心，很难把握。

电话铃。在午夜夜里响得很刺耳。

喂，柔柔地吟一声。

维佳，今晚我回不去了。——是茂盛。

腿在你身上，不用跟我请假。——维佳冷冷地说。

你不是我领导嘛。咱们家的一把手儿。在公司我当家，在家里你当家。——茂盛嬉皮笑脸的声音。

那好，本领导命令你，马上回来，不要在外面鬼混。

我这不是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嘛。今天有客户儿……

还有小姐吧？

真有。可我在大堂里，没进去，也就是替他们买买单。



上那种地方，坏了我的名声不说，还对不起我老婆……

“哼！你还知道有个老婆！”

冯维佳心中突然涌起一阵悲情，想哭想喊，想摔点儿什么东西，发泄一通儿。一种被欺骗了的感觉，一种不被珍爱的感觉。

“其实，我也是涤夜谷夜总会刚回来……”冯维佳想气气宗茂盛。

没想到，他不急，也不气，倒是平平静静地说：“好哇，出去散散心也好。这一阵让你辞了工作回家来，也许会把您憋闷坏了。维佳，你得学会享受生活，学会做太太。这是一种闲适，一种优雅，一种潮流。多少女人都巴不得过这样的生活，可是她们过不上，你要学会珍惜。”

“算了算了，别给我这些精神海洛因了。你让我丢了工作，还对你感激涕零吗？也许我就是天生工作劳累的命，一闲下来就心里发空。宗茂盛！你要记住，我和别墅里那些别的女人不一样。咱们不是合同婚姻，我也不是你包的二奶。我是一个有身份，有地位，独立自主的人。可现在，我是什么？我试着学英语，学书法，学跳现代舞，都不能遗忘心里的痛苦，就只有借酒消愁。也许将来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，要么变成醉鬼，要么离家出走。”

电话那边，传来叽叽嘎嘎的女人的笑声，很轻浮，很浪。一听就是那种坏女人的声音。

宗茂盛急忙说：“好，就这样儿吧。”关机。

冯维佳扔下电话，忍不住悲从中来。哼，男人，这就是男人。他可以把你从好端端的工作岗位上拖下来，像把金丝鸟关进铁笼子一样关在家里，他自己却在外面花天酒地，去寻觅别的什么鸟。

哼。哼哼。冯维佳冷笑一声，又冷笑一声。



电话铃又一次响起。

冯维佳抓起电话，吆喝一声：“你烦不烦人呀！你烦不烦人呀！你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去，不用跟我装！”

电话里，却传来柔柔的女声。

维佳吗？跟谁发这么大的火儿？我是怀玉。

这么晚了，你还没睡？

你不是也没睡吗？你们家灯火通明，你在搞舞会吗？有热闹的时候可别忘了我。我太寂寞……

怀玉，寂寞就过来吧。咱们俩聊天，聊聊女人的话题。

怀玉来了。

一袭黑纱连衣裙衬得她身材更苗条，皮肤更白净。风摆杨柳的步态，说话娇声软语，楚楚动人一个美人儿。细看时眼睛底下有淡淡的黑晕，那是夜生活过度 and 失眠的痕迹。

这么大的屋子，这么亮的灯光，就你自己？

你以为还有谁？

原来咱们是同病相怜的寂寞啊！

相怜何必要同病？寂寞倒都是一样。高处不胜寒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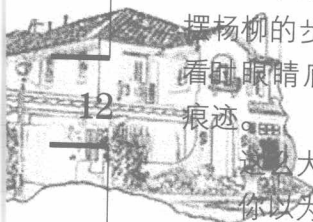
我倒宁愿过从前的日子。小胡同儿，大杂院儿，一人有点儿啥事儿，全院儿都知道。你送我家一碗包子，我送你家两穗煮玉米。谁家娶媳妇，全院子都随份子，也就十块八块的，可图个亲切热乎儿。现在可倒好，到处都冷冰冰，冷冰冰。我常常觉得透心儿凉。连脊梁骨都冒凉风。

唉，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啦。这么高档的别墅楼住着，高级轿车开着，你还有什么不知足？

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反话？维佳，你知足吗？

我……李子木呢？——维佳问。

上南方出差去了。他在家的时候我过得还算滋润，可



他一走我就像一朵枯萎的花儿。

光为一个男人活着的女人是傻女人。

可我不为了他，还能为谁活呢？

有酒吗？我想喝酒。

有 XO。

什么都行，我无所谓。哪怕街上最便宜的一元糠麸也行，只要让我醉了。

我这儿可不收容醉鬼。

你不也喝了？你看你脸上艳若桃花。

怀玉一仰头，一杯 XO 一饮而尽。那种烈烈的滋味辣着她的嗓子。酒入愁肠，化作伤心泪。她哭了。

这几天没去做美容？

李子木不在家，我美给谁看呢？还是省着点儿脸皮，留着以后慢慢磨吧。

你的想法太传统。

也许我本来就是个传统的人，咋也现代不起来了。

那这几天没去打八圈儿？

没心思。维佳，我乳房上长了个疙瘩，先前没在意，这几天疼得厉害起来了。挨着家儿地跑医院，到现在还没出结果呢。

门铃声，响得震心，凄厉刺耳。

谁呀？谁呀？怎么这么没礼貌？深更半夜的，怎么按上铃就不撒手啦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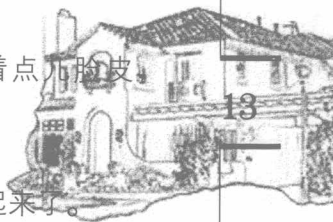
维佳愤怒地冲到门边。

维佳，别开门，万一是坏人……

门开了。卡丹站在门边，上气不接下气。

维佳姐！快！快！……不好啦！……乔亚自杀了！

还有气儿吗？





别墅女人
……

嗯。

走，赶紧拉她上医院！

四个女人，拥进卡丹那辆黑色奔驰，在午夜，风驰电掣而去。

14

